

# 女狱警苦寻服刑继子继承丈夫遗产



葛元凤在看望继子

130多平方米的家里,空荡荡的就葛元凤一个人。无论走到哪间屋,她都觉得老梁就在身后看着她,当她蓦然回首,身后,却只有自己孤零零的影子。

桌上,摆放着她和老梁的结婚照。

下班回家换上警服,49岁的葛元凤就像一个小女人。她蜷缩在沙发上,痴痴地看着这张结婚照,泪水一滴滴滚落……

“明明只能带给我一年短暂的幸福,为什么你要出现在我生命中?为什么你直到走了,都不肯告诉我实情?”

## 丈夫留下百万遗产

她打定主意,不会要丈夫一分钱遗产。

葛元凤是重庆永川监狱一名狱警,相继担任过中队长、大队长、教导员等职务。但她的婚姻很不幸,和老梁结婚前,曾有过两次不幸的婚姻。

多年来,这个单亲妈妈在贫困和孤独中,独自拉扯着一双儿女,最困难时整整一个月没买过肉吃。

2005年国庆节,当朋友将

同样有过两次不幸婚姻的梁玉双介绍给葛元凤时,她压根就没想到要和他有什么发展,因为在永川供电局工作的梁玉双比她大14岁。

但梁玉双的体贴、善良渐渐打动了葛元凤。2006年9月,他们领取了结婚证。

“我工作忙,家务活老梁几乎全包了。他对我儿女也很好,视同己出。”葛元凤说,丈夫是个不善言辞却很细心的人。晚上她加班,梁玉双总是静静坐在一旁守候。妻子饿了,他会不声不响地给她煮个鸡蛋或下碗面条。

老梁喜欢钓鱼,葛元凤常在周末陪他去。“他钓鱼,我就坐在一旁看书陪他,间或削个水果,我们一人一半,边吃边开心地笑。”葛元凤说,她的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什么是幸福与温暖。

但葛元凤总感到幸福的背后隐隐有一丝阴影。梁玉双和第二任妻子(已去世)的女儿梁敏(化名)在重庆某大学上学,她始终不肯接受葛元凤。

葛元凤多次提出要见见丈夫和第一任妻子的儿子梁俊

(化名),但梁玉双总是拒绝。

好几次,葛元凤半夜醒来,发现从不抽烟的丈夫一个人坐在客厅抽闷烟。“我问他怎么了,他什么也不说,只是流泪。有次,他说了半句‘你是一个神圣的警察……’后,就再不说了。”葛元凤觉得丈夫一定有什么事瞒着她。

2007年8月2日,随着梁玉双的突然死亡,葛元凤的幸福生活戛然而止。

梁玉双是在去成都看望放假的女儿时,高血压发作猝死。葛元凤知道,丈夫生前存款加上成都、重庆的房产,价值百余万元。但她在赶往成都的路上就已打定主意,不会要丈夫一分钱遗产。

## 决定找到亡夫儿子

“他到底在哪?他知道父亲去世吗?”

葛元凤赶到成都才发现,丈夫的亲人根本不承认她未亡人身份。“他们在派出所开的自然死亡证明上竟然注明梁敏是梁玉双唯一的亲属,根本没提他儿子梁俊和我。当见到老梁的遗体时,我发现,他竟然只穿着去世时的短裤,全身都是临死前吐出的污物和血渍。”葛元凤独自默默地为亡夫拭去身上的污物,为他穿好衣服。

“大家都用敌视的眼神看着我。”葛元凤明白,亡夫的亲人担心她要分遗产。

在遭遇几多委屈后,葛元凤也负气想过:他们都不承认我,我为什么要放弃遗产留给他们?但这想法只一闪而过。

“按法律规定,我应继承老梁一半遗产,但我放弃遗产继承权。”那天,说了这席话,葛元凤发现大家的眼神明显缓和了。

她接着说:“但老梁的遗产应合理分配给他的儿子和女儿。”大家又不说话了。

可没人知道儿子梁俊在哪里。最后,亲人们决定成都市区那套100多平方米、价值70万余元的房子留给女儿梁敏,永川那套40多平方米的旧房子留给儿子梁俊,现金另作分配。

“梁俊到底在哪?他知道父亲去世吗?”她决定,一定要找到梁俊,解开谜团。

## 继子是个服刑人员

她决定一定要替亡夫照顾好他。

回到永川,葛元凤问遍梁玉回的兄弟姐妹,没人知道这个儿子在哪里。后来,她终于联系到梁玉双第一任妻子李梅(化名)。

李梅说,她和梁玉双离婚时,梁俊才1岁多,她已十多年没和儿子联系了。“梁俊以前的同学和朋友说,他在永川被抓了。”

葛元凤没想到,丈夫的儿子竟是服刑人员。

葛元凤终于明白丈夫为何半夜起来抽烟,为何总不让她和儿子见面,为何总是孤独地闷闷不乐……“他说我是一个神圣的警察,他不告诉我,是怕影响我啊!”

“根据就地关押原则,梁俊很可能就关在永川监狱。”想到亡夫这个神秘的儿子可能和自己仅隔一堵高墙,葛元凤更是惊呆了。

当天下午,她就请同事帮她查询。果然,脑子里调出梁俊的名字,31岁的他2005年12月因盗窃罪获刑6年,而家属联系人一栏里,赫然写着“父亲梁玉双”。

“赶快打住吧!”在场的两

位同事劝葛元凤:“这事传出去对你影响太坏了……”

“丈夫生前过得如此孤独、忧郁,还要为我着想,我却不能替他分担。”想到这,葛元凤决定一定要替亡夫照顾好梁俊。

## 绵绵母爱感化继子

“有时候,我真想叫她一声妈妈。”

“你爸爸死了。”

“……”

“我是你爸爸后来的妻子。”

“……”

“你爸爸留下了价值百万元的遗产,你对遗产分配有什么意见?”

“……”

无论葛元凤说什么,梁俊都是面无表情,一言不发。这是葛元凤第一次与梁俊见面的情景。

葛元凤没有灰心,凭多年监狱管教经验,她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缺乏亲情关爱的青年。

她决定先改变梁俊对父亲的认识。几天后,她又来到监舍,对梁俊说他父亲每晚是如何思念他,生活得如何忧郁。梁俊仍没说话,但葛元凤发现他眼神开始变得柔和。

葛元凤又给李梅做工作,让她来看看儿子。2007年,梁俊生日那天,当李梅出现在儿子面前时,梁俊叫了一声“妈妈”后,眼睛一下子红了。

从此,梁俊对葛元凤的态度大大改变,开始愿意主动和“葛阿姨”说话了:“我不会和妹妹争遗产的,我是个罪犯,没资格要爸爸的遗产。”

葛元凤会不时去看梁俊,帮他买些生活用品,又将他父亲生前穿过的毛衣带去,让他重新感受父亲。他没零用钱了,她又悄悄给他账上存钱。

今年初,葛元凤听说梁俊入狱前有个女朋友,梁俊至今还爱她,而这个女孩也一直没谈男朋友。她千方百计找到这个女孩,求她到狱中看望梁俊。

“葛阿姨,她叫我顺其自然,意思是不是我和她还有可能?”女孩走后,梁俊激动地问葛元凤。他还主动让葛元凤帮他代管爸爸留给他的住房。

10日下午,记者在永川监狱见到梁俊。

“入狱这么久,葛阿姨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亲人。”梁俊说,葛阿姨是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人,“有时候,我真想叫她一声妈妈。”

今年“5·12”地震后,葛元凤忙得有半个多月没去看梁俊。梁俊托管教干部给葛元凤带话:“葛阿姨,你住在8楼,没事吧?”

上个月,葛元凤将梁玉双留给梁俊的住房以每月200元的价格出租,她想将这些租金给梁俊留着。可梁俊知道后,对葛元凤说:“弟弟还小,留给弟弟吧!”

梁俊口中的弟弟,指的是葛元凤在四川老家上高中的儿子。葛元凤的女儿大学毕业在北京打工,梁俊知道她一人拉扯两个孩子还欠着外债,经济上并不宽裕。

葛元凤没动梁俊的钱,她要等梁俊出狱后,一分不少交给他,她还要像照顾亲生儿子一样照顾梁俊。

因为亲人的关爱,梁俊在狱中积极改造,上月被获准减刑8个月。

看到梁俊变得积极上进,葛元凤打心里高兴。“这是我唯一能为老梁做的事了。”她喃喃地说。

据《重庆晚报》

# 高三学生刺死同学 疑妒忌他成绩好



被害同学韦韦生前获得的部分奖状

10月10日下午,上海市奉贤中学校内发生了一起命案。一名19岁的高三学生小何(化名)在洗手间内用水果刀向同班同学韦韦(化名)身上连刺6刀,韦韦随后被送到奉贤区中心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当晚12时许死亡。

事发后小何已被警方控制。两人为同班同学,虽然平时有过一些小矛盾,但在其他同学眼里,两人关系良好,而且成绩一直都在班级前列。在得知发生命案后,同学都感到很意外。记者调查时发现,虽然两人平时有过一些小摩擦,但让两名平时文静的学生,最后演变到一方残忍地杀害对方,动机很可能只是因为对方的成绩优于自己。

心理专家认为,虽然这样的极端事件并不多见,但反映出个别学生在心理人格上并不健全。心理人格的成长及道德行为的规范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它们应该保持同步。

13日,记者来到位于奉贤柘林镇的韦韦家,在客厅外的灵台见到了韦韦的父母。韦韦的母亲靠在韦韦父亲的身

上,通红的双眼直直地盯在韦韦的黑白照片上。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但韦韦父母心里还是不能接受儿子真的已经离开他们,两人天天以泪洗面,几天下来,喉咙已经哭伤的韦韦母亲,基本无法说话。在韦韦的父亲眼里,儿子一直都很懂事,到底当时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经过是怎么样的?韦韦的父亲通过老师、同学以及其他渠道,大致了解了当时发生的情况,并用沙哑的声音向记者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 事件回放: 一学生在校洗手室内被刺倒

10月10日下午5时许,下课后的韦韦回宿舍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过周末。当带着随身物品的韦韦走到学校大门时,被同班同学小何叫住了,小何称有事情需与其交流,而且要单独交流。他们来到了学校5楼,随后韦韦被小何带进了女生洗手间。由于当时正处周末,且放学时间已过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走进洗手间时,附近

没有其他同学和老师。据悉,韦韦先是在女生洗手室内被刺伤,随后又被小何转移到男生洗手室内的。

几分钟后,身上沾着血迹的小何一路小跑冲向学校南门准备离开学校。他身上的血迹引起了门卫的注意,并在门口处将其拦住。门卫发现小何身上并没有伤口,感觉情况有异后,将情况报告了保安。保安在5楼男生洗手间里找到韦韦时,他已经奄奄一息,随后保安报警,并把小何移交警方。

韦韦的身上被刺了6刀,其中脖子及胸前都有伤口,血流了一地。为抢时间,受伤的韦韦在两名老师的陪同下,直接坐上学校的车辆往医院赶,在车上,韦韦的神志还很清醒,把母亲的手机号码告诉了随行的老师,并叮嘱先不要告诉他的父亲,因为父亲身体不太好。

韦韦被送到就近的奉贤区中心医院抢救,随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数名专家也赶到,对其进行会诊。抢救进行了近6个小时,晚上11点30分,韦韦的心跳开始出现间歇性停止,站在一旁的韦韦母亲看到孩子只有在医务人员电击下心跳才有起伏时,当场晕了过去。虽然医务人员尽最大的努力想救回韦韦的生命,但由于伤势过重,在12时许,18岁零5个月的韦韦还是不幸去世。

事后,刺伤韦韦的水果刀在洗手间被找到,水果刀全长约20厘米。

## 家人回忆:

孩子志愿是想当一名律师

记者13日走进韦韦的房

间看到,床上摆满从小学到高中韦韦在学校获得的各种奖状,旁边还有一些韦韦的生活照,照片中的韦韦笑得真的很甜。韦韦的堂姐说,弟弟一直很懂事,在学习上从来不用家人操心,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非常好。“我初中的时候送了一个书包给他,一直到现在他还在用,他说书包能用就行。”

韦韦的父亲平时一直在外忙生意,有时要好几天才回家一趟,而韦韦平时也住校,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父子俩在家里常常会碰不到面。韦韦的父亲从抽屉里拿出一叠纸条告诉记者,虽然他与儿子没法经常见面,但每次回家都会给对方留纸条,写一些想对对方说的话。在最上面的一张,父亲留给韦韦的纸条上写着: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现在要怎么安排时间呀,自己能考上怎么样的学校?时间已不容你再浪费了。好好总结,把与别人的差距尽快追回来。

韦韦的父亲说,韦韦的志愿是当一名律师,根据他的成绩,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没有问题,虽然家里不富裕,但上大学所需的费用早就给他准备好了。“我有半个月没见过韦韦了,当天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韦韦已经很危急,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面。”

## 记者调查:

杀人动机可能是对方成绩优于自己

韦韦在奉贤中学高二时选读的是理科生物班,高三才由理科转为文科,选读历史,他与小何两人为高三(15)班的同

班同学。记者随后联系到韦韦初中同学陈晓(化名)及高三的同班同学小路(化名)。

据陈晓介绍,韦韦平时很听父母的话,对朋友也很好,为人也很幽默。“平时节假日,与以前的同学在一起打球或者打篮球,都很开心,从没有听到他谈过关于学习的压力,也没说过与现在的同学有什么矛盾。”

小路告诉记者,韦韦与小何两人在班里都比较文静。韦韦在班上男生中,成绩一直很拔尖,在最近几次测试中考中,韦韦的综合成绩在班里都是第一、第二名。而且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也很好,从来没跟同学或老师红过脸。小何则平时话比较少,性格相对比较内向,在高二时的成绩也很好,但进入高三后,成绩却有所退步。

韦韦的父亲向记者透露,他通过熟人得知,案发后,小何曾表示,由于韦韦的成绩一直比自己好,自从韦韦转到班里后,他就产生了妒忌心理。

当同学们第二天得知韦韦遇害事件时,大家都感到很意外。在小路的印象中,韦韦与小何之间曾有过两次小摩擦。今年初,在副科地理结业考试中,小何因有小动作,被老师当场批评过,事后小何曾怀疑韦韦在背后议论,说他在学习上比不上韦韦。

前两个月,班里同学一起打篮球,韦韦与小何在球场抢球时,发生身体接触,之后小何用篮球砸在韦韦的脸上。韦韦当时虽然很生气,但在同学的劝说下,两人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小路说,同学之间有点小摩擦很正常,“如果是因为这样

的小事情,去动刀伤人,让人很难理解”。

韦韦的尸体于13日下午被送到殡仪馆火化,奉贤中学教导主任及韦韦的班主任代表学校送上了花圈。据了解,事后,校方及小何的家人都往韦韦家中送去慰问金。

13日下午,记者来到奉贤中学,校内的教学秩序已恢复正常。该校冯副校长称,该案件警方还在调查之中,学校会配合调查,目前学校没有更多的细节可以提供。

## 专家观点:

心理人格的成长与学识同样重要

上海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心理学家王裕如分析时表示,这样的极端事件,在社会中并不多见。根据小何的情况可以看出,该学生在心理上并不健全,他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一直存在着危机感,也不愿意与别人一起分享好的成果,只想自己独占鳌头,其实共同优秀并不会对他们的将来造成影响。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可能会想到用一些其他的方法让对方的进步速度减慢下来,但小何却把这样的心理极端化了。

王裕如表示,目前社会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成年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们在无意识中慢慢让压力转移到了学生和孩子当中,从而影响了学生和孩子的正常心理成长。对于在校学生来说,学知识是一个目标,但心理人格的成长及道德行为的规范也非常重要,它们应该保持同步。

据《新闻晨报》